

# 南都赋

南阳作家杂志

10

金品·小说

金品·诗语

## 缤纷

□ 闵凡利

## 方向

(外二首)

□ 吴元成

方向盘找不到方向  
汽车找不到车库  
轮胎如 UFO 飘满白夜

道路找不到路基  
路基找不到大地  
UFO 盘旋后飞起

碎裂的车窗玻璃遮住了阳光  
汽油的暴风雨  
浇灌下来

仰头看天  
脸上深刻车辙

## 如是我闻

见如不见,一切命定,一切酷耐  
秋天就这么来了,落叶紧追脚跟  
它那么自如,冥想的时候,只有吻  
还算真实。虚幻的冥想

没有季节的切割,手指缠绕且出汗  
在斑马线上摇晃,手机上的老虎  
秋天的老虎,它不下山,守着  
黑暗

更大的黑暗,在黑暗之外  
在窗帘之内。多么虚假,多么无助  
一条大街被凄厉的警笛撕开  
城市,又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

## 槟榔

移栽台湾1500年。从1949年到今天  
也才69年。南北朝的风  
吹着1500年的槟榔,也吹着疟疾  
未曾谱写的琴弦

一直被诗歌弹拨着,回响着  
南阳瓦店核桃树叶子和槐花的香  
前不久才去过那里,距陆营不远。白河的水  
一如既往地流淌

刘秀和阴丽华故里的残碑  
倒伏在玉米秸秆塚下。这是不是  
疟疾1958年的红玉米?最终长成宝岛的槟榔  
高拔,节如竹,果金黄,品之破滞气 ⑦3

吴元成,浙川人,中国作协会员,河南省诗  
歌学会执行会长,先后获杜甫文学奖、河南省  
“五个一工程”奖等。

男人和女人相识在一个阳光缤  
纷的日子。

当时男人去阿香面馆吃面。那  
天男人来到面馆,在一个有电扇的窗  
口坐下。他和平时一样,要了一碗  
面,外带一块大酱肉。当服务员把面  
给他端上来时,女人来了。女人来得  
晚,一到这个时候,面馆里就座无虚  
席了。女人四处看看,就男人的对面  
还有空位,就对男人一笑,说,有人  
吗?我可以坐在这儿吗?女人声音  
很好听。男人忙点了头,点得很慌,  
唯恐他不慌女人不坐这儿似的。女  
人坐到了男人的对面,对着男人一  
笑。男人也回了女人一个笑容。女  
人忙放下包,去拿了一些雪菜菜什  
么的,女人风风火火的,不像男人那  
么从容。

男人们一般吃相都不雅,都饿  
死鬼托生似的,狼吞虎咽。他也不  
例外。可女人坐在了对面,男人就  
开始文雅了,一小口一小口的,小  
翼翼的,特绅士。女人的面也端上  
来了,面上摆着一个荷包蛋和两个  
海带。女人把碗拉到自己的跟前,  
女人要的是小碗面。女人发现男人  
在看碗里的面,就给了男人一个笑  
容,然后开始吃了。女人吃饭很小  
心的,她手里攥着手巾纸,吃一口就  
按一下嘴角,生怕吃了口红似的。  
男人看女人还这么爱惜着自己的  
美,就想这举动真和女人的年龄不  
大相符啊。

女人虽然穿着很得体很新潮,  
但细一看,女人的眼角也打伞了。

男人觉得自己有些拿捏,可女  
人坐在对面,不拿捏不行。男人的  
头上冒汗了,当然了,这是个容易出  
汗的季节,阳光像盛开得很缤纷的  
花朵,热烈而张狂。女人的头上也  
出了汗。开始是细汗,后来细汗很  
快就长成了肥硕的珍珠,活在了女  
人的额头上。

这时,女人的手机响了。铃声  
很好听,是《香水有毒》里的句子。  
男人听过这首歌,男人以前的女人  
用的就是这个铃声,后来,那个曾  
属于他的女人就不再属于他了。每  
当听到这铃声时,男人的心都会一  
震。

女人一边吃着,一边打开了手  
机,喂了一声。接着男人就看到女  
人的面色变了,用花容失色很恰当。  
男人就见她先去,我马上赶到。然  
后收起电话,放下筷子,拿起包就  
快步离开了,快得像一阵风。

男人知道女人肯定有事了,不  
然不会这么快地离开。男人慢慢地  
吃着,想着等女人回来。服务员几  
次要收拾女人的饭碗。男人都拦住  
了说,也许她快来了呢!

女人一直没有回来。服务员有  
些不高兴,说,奶奶的,又丢了一碗  
面。男人先交了自己的钱。看面馆

的老板和服务员这么说,就从钱夹  
里掏出五元钱,替女人垫上了。

之后的很多天,男人还是去阿  
香面馆吃饭。可再也没有遇上女人。  
之后男人出了趟门儿,到外面  
了一趟。其实他是去与自己以前的  
女人办离婚手续的。他没有说她也  
没骂她,好好好分。

回来已是半个月后的事了,男  
人又到了阿香面馆吃饭。没想到女  
人早到了,还是在那个电扇下,他  
们原来坐的位子上。女人看他来了,  
就笑着跟他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又  
坐到了一起吃饭。面吃完了,要结  
账了,男人去结,老板说,他的账已  
有人给付了。他问谁?老板指了指  
女人。他说什么也不能让女人给他  
付钱。区区几块钱,他不能欠这个  
人情。他要老板把女人的钱退给女  
人。这时女人过来了,说,允许你  
请我,就不允许我请你吗?

男人怎么也想不起来他请过女  
人。女人说,也就是半月前,我坐  
下刚想吃,接到我孩子得了急性阑  
尾炎的电话,我把碗一丢就走了,不  
是你给我结的账吗?男人这才如梦  
方醒。男人说,这个事儿,我早就  
忘了,你呀,咋还记得这么清楚啊!

女人说,我第二天来这里交面  
钱的时候,老板说我的面已经付过  
了。我问谁,老板说是你。

男人说:她们做点小生意,起早  
摸黑的,不容易,所以我替你垫上  
了。换了别人,我会一样做的。

女人说,你真是个好心人。  
男人听女人这么说,心里一下子  
流泪了。他在心里暗暗问自己:我  
这样的,连老婆都要飞,能算好人  
吗?

两人就这样熟识了。再往后,  
有时是男人结账,有时是女人付  
钱。每到吃饭时,男人都先到阿香  
面馆去,去占吊扇下的那个位置,  
然后把对面的位置占下。他知道女  
人爱吃什么,就让老板给女人盛好,  
放在她的位置上,晾着。女人有时  
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交往这  
么长时间后,男人才知道,女人现  
在一家保险公司做推销,丈夫两年  
前遭车祸走了,目前自己带着一个  
女儿过。当然,女人也了解男人,  
男人现在在一家文化公司做文案,  
妻子红杏出墙,跟一个包工头老  
板好,被他撞见了,不久前,他们  
离了婚。有过痛的女人,是值得人  
疼爱的。有过伤的男,也同样唤起  
女人心中的怜惜。

男人和女人就像两个走在寒冬  
的旅人,背靠着背取暖。同是天涯  
沦落人,两人就相互关心着、温暖  
着。有时女人不来了,男人就会很  
失落。有时男人出差了,女人就会  
茫然若失,那几天心里就会灰灰的,  
很空。

男人就想:难道,我是喜欢上她  
了?

女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想  
自己和男人从相识到熟悉以至走到  
现在的经过,女人想,怎么自己会  
这样呢?男人在自己心里咋就占这  
么大的空呢?难道,我……

女人不敢想那个字。那个字她  
感觉离她太远,却又非常的近。女  
人知道,男人是个好人,这年头,什  
么都不缺,就是缺少好人……

一这样想,女人的心里就泛出  
羞意,脸上就会热,就会有红晕出  
现。女人就偷偷地说自己:你没羞  
啊,你想男人了……

炎热的季节过去,转眼天凉  
了。这个季节是个收获的季节,男  
人和女人也知道,她们之间的相互  
惦记和挂牵也该收获了。

那天也是在阿香面馆,还是男  
人先到的。女人急匆匆地来了,坐  
在了男人的对面。男人看着女人,  
心想,还是把这个话说给女人吧。  
男人就说,哎,跟你说个事儿,你  
给我参谋一下。女人问什么事啊?

男人的脸红了。男人咳嗽了  
一下说,是这样的,我的一个长得  
和我一样的朋友,喜欢上一个和你  
长得差不多的女子。朋友很喜欢  
那个女子。想跟那个女子求婚,可  
朋友很爱面子,又怕女子拒绝他  
以后会疏远他。你说,我的朋友他  
该怎么做啊?

女人知道男人为什么这么说了,  
女人的心就颤了,颤得好甜蜜。  
可女人毕竟不再是女孩子了,是不  
会把欢喜写在脸上的。女人就很  
真诚地对男人说:假如你的朋友真  
的喜欢那个女子,那就向她求婚,  
说不定,那个女子也喜欢你的朋友  
呢!

男人就选择了一个秋高气爽  
的日子约女人到了一个诗情画意  
的地方,也就是他们这个城市的公  
园。两人开始是走。男的牵着女  
人的手,男人说,我们要是这样一  
辈子牵着手走,你说好不好?女  
人说不好。男人问为什么?女人  
说,没有人做饭吃饭会饿坏的!男  
人知道女人是在逼他说那个字  
呢。男人想,该说那个字了。男  
人就对女人说,嫁给我,好吗?

男人把女人的手攥得更紧了,  
转身把女人拥在了怀里。男人说,  
那个字我不说,一辈子都不说。我  
只用的我的行动来诠释,好吗?

女人点了点头。点头的时候,  
女人发现,她头上的阳光像一场  
雨一样弥漫了她。女人就想起她  
第一次认识男人的天空,太阳也是  
这么朗朗地照着,绚烂而缤纷。  
⑦3

闵凡利,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  
枣庄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作  
品曾获“吴承恩文学奖”、“冰  
心儿童图书奖”等,出版长篇小说  
《人民公仆》《紫青春》,中短  
篇小说集《心中的天堂》、《皆  
大欢喜》等十五部。

### 《南都赋》顾问团

二月河 周同宾 周大新 柳建伟 李庚辰 何弘 马新朝 赵大河 亦农 李天岑 秦俊 王遂河 廖华歌 马本德 刘正义